

“拆墙透绿”工程实施一年多以来,长沙市、区两级 115 家机关单位推倒大院围墙,免费对市民开放

拆了围墙,消了心墙

本报记者 罗筱晓 方大丰

对于住在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政府周边的居民来说,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区政府机关大院成了他们散步、锻炼的新去处。随着去年 4 月底拆除了环绕大院的围墙,开福区政府正式向普通民众开放。

开福区政府不是一个特例。自 2015 年 3 月长沙市委公布《长沙市拆墙透绿增绿实施方案》后,市、区两级已有 115 家机关单位拆除了大院围墙,并将院内的公共区域向市民免费开放。

作为全国首座大规模拆除机关大院围墙的城市,拆墙工程在消除政府机关“神秘感”、为市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公共资源、资金投入和安全等方面的协调问题。

开放绿地面积 相当于 45.5 个足球场

10 月 17 日晚上 7 点,开福区政府的自动大门敞开着,人群进进出出都不会受到保安的询问与阻拦。大院里路灯已经点亮,每隔十几米就能看到三三两两晚饭后来散步的市民。沿着靠近马路的步道一路走过去,记者注意到,开福区政府过去由栏

组织金婚庆典 减轻医疗负担

本报讯(记者卢翔 通讯员罗霞)又是一年重阳时,江西方大特钢又一次为退休员工组织金婚庆典,这是该公司改制以来,第 7 次举办此项活动。31 对金婚夫妇陆续来到约定地点,拍摄金婚照。

“真是做梦都没想到呀!结婚时,我们连一张结婚照都没照,想不到这个年纪还能有机会披婚纱拍艺术照。”退休员工彭伏生的妻子陶林香开心地说。每年重阳节之际,公司工会都为退休老员工拍摄金婚照、举办金婚庆典。去年重阳节,该公司还请南昌大学学生茶艺表演队,为退休老员工们献上了茶艺表演。

该公司先后出台了为 70 周岁以上人员每月发放 100 元捐赠金、年底发放“红包”等一系列关心关爱离退休职工的措施。企业得发展,老员工得实惠,因此,老员工也心系着企业的发展。为让老员工了解企业发展现状,该公司工会组织退休员工代表,到生产厂区参观,现场感受企业近几年的跨越式发展和新变化。

“为我家减轻了经济压力,也为我减轻了心理负担。”刘大爷今年 75 岁,儿子是方大特钢的员。刘大爷患食道恶性和肿瘤,今年 6 月,他从该企业领到了 2.27 万元医疗资助款。

2010 年以来,方大特钢工会依据南昌市相关规定,相继出台恶性肿瘤患者费用资助管理办法,以及员工、员工配偶、退休员工、员工子女医疗费用资助管理办法,而今年将资助范围扩大至员工父母属医保报销后认可的个人自负部分由企业给予全额报销。仅今年上半年,就为 581 名员工父母报销医疗费用。

卫计委提出关爱更年期女性 5 项倡议

本报讯(记者姬薇)我国约有 1.5 亿女性正处于更年期。为了呼吁全社会更好地理解、支持和关爱更年期女性,国家卫生计生委 20 日提出 5 项倡议,帮助更多女性顺利度过更年期。

这五项倡议包括:主动学习更年期相关知识,正确认识更年期,消除误解和恐惧,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正常作息,均衡饮食,适当运动,控制体重,减轻更年期相关症状,降低慢性病风险,为优质老年生活奠定健康基础;乐观面对生活,积极参加社交活动,学习情绪管理及放松技巧,学会自我调适,需要时主动寻求心理支持;定期体检,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远离疾病困扰;必要时及时就医,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选择适宜的预防、治疗措施,不滥用性激素。

北京中小学校阅读联盟成立

本报讯(记者兰德华)10 月 20 日下午,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北京市教委、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北京中小学校阅读联盟成立大会暨启动仪式在北京第二十中学主校区举行。来自北京市的 100 余所中小学校代表参会并成为首批联盟会员单位。

据主办方介绍,全民阅读已成为我国一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工程,青少年阅读是全民阅读的根基,是全民阅读的起点,是书香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中小学校阅读联盟是在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指导下,由北京市中、小学校自愿发起,旨在整合社会优质阅读资源,促进阅读与教育融合,为全市青少年提供一个相互学习、建立友谊、共同提升的平台,让阅读真正走进校园。提升首都青少年的人文素养,推进书香校园建设。

北京市二十中学陈恒华校长作为联盟主席团成员之一,在会上表示,要让阅读像“吃饭”一样,而不是像“吃药”,在教育功利化的当下,推进校园阅读意义重大。同时,在会上,联盟成立了青少年阅读研究中心,将促进青少年阅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本报记者 罗筱晓 方大丰

杆和石柱建成的通透式围墙已经消失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及腰高的绿色植物。

在政府旗台边的开阔空地上,70 岁的刘大爷一边活动筋骨,一边叮嘱在附近玩耍的小外孙女要注意安全。“在拆墙之前,这里是不对外开放的,我要散步只能去附近的湘江边或是绕着政府的外墙转一圈”,在附近小区住了四年多,过去刘大爷总觉得区政府是很神秘的存在。

去年 4 月,刘大爷首先是注意到区政府动工推倒了环绕大院的围墙,接着就在政府门口的《告市民书》上看到了大院对外开放的消息。“一开始是胆子大的人试探着往里走,后来晨练的,散步的就都来了。”

现在,刘大爷每天都要到政府大院溜达好几次,有时还会带上笛子来吹上一曲过过瘾。同样带着女儿来玩耍的袁女士告诉记者,每到周末,这片空地上全是溜旱冰、骑单车的小孩子,“除了这个大院,附近能真找不到能让小孩子活动的场所了。”

杨曦坤告诉记者,围墙不管是实体的还是通透的,无论是高还是低,只要存在,都要

位还增设了配套设施:开福区政府新建了免费开放的篮球场,天心经济开发区则在办公楼四周设置了椅凳和健身器材。

有的单位拆了多次才“过关”

开放一年多,在刘大爷眼里,现在的开福区政府大院已成为家门口的社区公园,而这也正是“拆墙透绿”行动的首要目标。长沙园林局风景园林高级工程师杨曦坤一直参与了该项工作的推进,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型,首先就要把如天堑般隔在市民与机关之间的实体围墙打掉。

杨曦坤用坐落于山丘之上的长沙市委党校给记者举了个例子。今年 5 月开始拆墙时,市委党校只拆除了平地上的 600 米围墙,剩下 1000 米与地面有高差的围墙则以“拆除意义不大”为由保留了下来。

“这样显然没有达到效果”,在市委督查室的坚持下,市委党校又进一步拆掉了通透式围墙上的栏杆,并在空隙处种上了植物,但依然没能达到要求。最终,结合地理位置和教学需要,学校又在原来 3 道大门的基础上增开了 6 个出入口,“拆墙”才得以完成。

杨曦坤告诉记者,围墙不管是实体的还是通透的,无论是高还是低,只要存在,都要

尽量拆除。据了解,现在每到晚上,都有数百人的跳舞队和健身队在党校内活动,为此,学校还专门安装了音响和照明灯。

尽管如此,在政策实施之初,仍有少数机关单位质疑拆墙的意义。有的认为这是劳民伤财;有的提出“我们的大门本就是开放的,拆不拆墙都无所谓”;还有讨价还价希望拆一面留三面。面对“我的地盘我做主”的阻力,负责推进该项工作的市委督查室和园林局采取了“点对点”督查、“地毯式”核查的方式,坚决将拆墙行动推行了下去。

政策实施一年半以后,除具有特殊保密需求的市教育考试院、市检察院等少数单位以外,长沙市直、区直单位的围墙已基本拆除。

没了围墙,配套措施要跟上

作为全国首座大规模拆除机关大院围墙的城市,长沙“拆墙透绿”工程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墙拆了,问题也来了。

今年上半年,长沙县园林局下午刚拆掉了围墙,当天晚上就遭遇了盗窃。盗贼从被拆除的围墙进入大院,敲碎办公室的玻璃偷走了几台电脑。“电脑不值钱,但是安全隐患让我们不放心啊。”杨曦坤还记得园林局工作人员的担忧。

虽然只是个案,但大多数机关大院在拆

掉围墙的同时都增加了安保方面的投入。除此以外,对外开放后新增的配套设施以及水、电等开销,也成为让许多单位纠结的焦点。记者了解到,目前为止,除了 11 家市直机关和 1 家垂管机关在“拆墙透绿”及后续开放工作中获得了资金补贴外,其余百余家单位仍暂行“谁所有谁负责”的政策,自行负担相关费用。

据杨曦坤介绍,围绕“拆墙透绿”行动的配套工作正在积极展开:财政方面,各区政府将为此做出专项预算;安保方面,公安系统也将在此位置增加“天网”分布;如果条件允许,还会将开放绿地直接划归到各区园林局统一管理,“这样既减轻了单位负担,也是对‘开放型街区’的一种探索。”

据悉,接下来,长沙的拆墙工程将进一步延伸到省属机关单位,并力争通过拆墙,打通更多的封闭道路,增强城市流动性。



编读 e 时代

本报法人微博 网友留言摘编

(10 月 14 日~10 月 21 日)

[取消公积金,你支持吗?]记者采访发现,不少职工按时足额缴纳公积金,但在买房时却没法用。去年,住房公积金实缴职工 12393.31 万人,支取公积金人数仅占到缴存人数的 2.5% 左右。申请难、周期长、使用率低,公积金被称为“鸡肋”。因此,不少人呼呼取消公积金。你怎么看?

(10 月 14 日《工人日报》报道)

[雄观漫道真如铁]建议重新思考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定位,把各地分散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集中改为政策性的国有住房银行,纳入国家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提高使用率并扩大适用范围,可用于养老、租房、医疗,甚至教育投资等,让公积金发挥更多作用,真正惠及广大中低收入人群。

[银行不能缴费,医院不能挂号?不能老让“系统”背锅]司空见惯的“系统问题”,不能成为相关部门将责任一推了之的借口。因为不管何种“系统”,责任源头在人。如果总把工作中的不足归为“系统不稳定”“系统出错”,只会让消极应付的工作作风蔓延成灾。“系统”若能表达,想必也会叫屈。

(10 月 17 日《工人日报》报道)

@腿带着嘴旅行:“系统故障”已经成为一些人不作为的挡箭牌,背后折射出来的是使用系统的个人的懈怠!

(宋菲涛摘自工人日报新浪微博)

欢迎读者到新浪、腾讯、人民网平台
与工人日报微博互动

舆情

1 国考依旧“高温”



河北秦皇岛:

小学开展“制作红色手抄报” 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

2016 年 10 月 19 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先盛里小学开展“制作红色手抄报”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主题班队会。通过让小学生动手绘制手抄报的形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缅怀先烈丰功伟绩,用画笔描绘出对现代生活的美好祝福。

曹建雄/视觉中国

当人们越来越沉溺于微信、微博等社交软件建立起来的人脉,来排解孤独、寻找归属感时,结果却适得其反——

“朋友圈”拯救不了你的社交孤独症

本报记者 黄康

近日,一份“略显过时”的美国社交孤独症大数据报告,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网友间引发了热议,许多人直呼被戳到心坎里去。这份由美国杜克大学发起的调查报告显示,1985 年平均每个美国人有 2.94 个可以密切交流讨论的朋友,而 2004 年这一数据已降低至 2.08,同年感到无可交谈讨论的美国人占比最多,从 1985 年 10% 上升至 24.6%。为什么物质生活日渐富足的今天,网络社交无处不在的时代背景下,社交软件中的“好友”越来越多,而知心的朋友却似乎越来越少?人们反而越来越感到孤独?

然而,不被朋友圈左右似乎并不那么容易。“我有的时候发一个状态,如果点赞评论的人多了,就会觉得很开心,但如果没人评论就会失落,产生一种孤独感和不被重视的感觉。但是后来想想其实也没啥必要,可能就只是你发的内容别人不感兴趣而已。”李楠说,自己经常有一种被朋友圈绑架心情的感觉。

线上交谈自如,见面却没话说

“两个人在网络上关系非常亲密,真正见了却没说话,感觉很陌生尴尬,但是在微信上却可以自由交谈,这算是一种社交孤独吧?”面对社交网络,在上海某文化传播公司的周伟也有自己的困惑。

作为一名低头族,李楠每天花在手机屏幕上的时间要超过 5 个小时,而这其中又有大半的时间用在了刷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在她看来,自己似乎并不能从中获得多少信息,更多的时候仅仅是一种心理依赖与习惯。“有的时候感觉朋友圈一刷,一堆别人的状态,虽然时刻了解他们的动态,却完全没存在感和交流,就是潜水党,只是被动接受了一些信息,好像刷朋友圈和发朋友圈就是为了看看别人的生活和向别人炫耀一下自己的生活,没有多少真正真诚的互动,获得的就是一些点赞的冰冷的符号。”

“有的时候是因为看到了几个共同好友互动了,自己就也上去说两句,可能只是为了应一下,刷下存在感,表示自己好像很合群,融入了大家这个群体。”她坦言,同

样人交流过程中发现这种刻意刷存在感来证明自己合群的人不在少数。比如说,前两天因为国庆假期,几个在北京的高中同学聚了一次,几年没见了,聚会玩的很开心,回来之后,发现那几个同学都陆续更新了朋友圈,底下点赞评论很多,一开始看到第一个同学发的时候自己还觉得很有新鲜有趣,互动了几句,后来发现几个同学陆续发了相同的状态,照片一样,配的文字也差不多大同小异。李楠认为,只要大家玩的开心就好了,也不必一个人发微信几个人就一起跟风。现在许多人什么事都爱往网上晒,反而限制了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表达。

然而,不被朋友圈左右似乎并不那么容易。“我有的时候发一个状态,如果点赞评论的人多了,就会觉得很开心,但如果没人评论就会失落,产生一种孤独感和不被重视的感觉。但是后来想想其实也没啥必要,可能就只是你发的内容别人不感兴趣而已。”李楠说,自己经常有一种被朋友圈绑架心情的感觉。

李楠告诉记者,在虚拟社交里的好友私下没有交集的原因不一,有“只想找个人陪伴而已”,“向陌生人倾诉不会受到伤害”等等。但其本身的真实性、随意性决定了网络社交本质上是脆弱的。它无法代替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社交,在某种情境下,这种虚拟的感情寄托一旦断开,只会加深身在其中人们的孤独感。

摆脱社交孤独的第一步

不同于周伟的宅,同在上海的大龄女青年的李叶则是个坚定的“线下派”。喜欢真实感的她笃定,点赞之交淡如水,网络人际关系太脆弱。“社交软件给我的感觉就是人们交流越来越方便了,但走心的交流却越来越少了,即使之前关系还挺铁的朋友,如果仅仅只停留在网上聊天,可能渐渐就关系淡了,然后真正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甚至会让一个有多年现实感情交流的朋友退化成一个纯聊天网友。”她认为,见面深聊一次,比朋友圈一百个赞管用。“多年未见的同学一起吃个饭,面对面聊天瞬间就能化解生疏感。彼此朝着对方大笑的时候,不再是

那个标准的网络表情,而是能看见彼此眼角的鱼尾纹,这感觉多棒!”她感慨,放下手机,走出去,或许是摆脱社交孤独的第一步。

在李子叶看来,现如今,虚拟社交经常会把现实社交逼向角落。随着科技手段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深度介入虚拟社交,不经意间就会打破现实社交的人际平衡,比如朋友聚会的饭桌上,所有人都划着手机,却无人说话打破这种尴尬场面;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和千里之外的某位不具名好友聊得火热,却把近在咫尺的家人晾在一旁。李子叶认为,从人们在网络上的互动情况来看,网络社交似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交孤独,而愈演愈烈的过度网络社交依赖却又加剧了现实中的社会隔离。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周伟曾流露出这样一种情绪:一般来说,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被认为社交劣势群体,是高危“孤独患者”。可像他这样的青年人的孤独又有谁懂?这些世人眼中的“中坚力量”看似在社会上拥有更广的人际社交网络,可承压在他们身上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交孤独感又找谁诉说。

网络的虚拟性制造了这样一种幻觉: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我们彼此连接,又可以相互隐身,沟通似乎变得轻松了,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并非只是那么简单。李子叶坦承,友谊的形式,正在被高科技时代的社交网络改变,人们耗费在虚拟人脉上的时间正越来越长,对现实社交反而采取一种消极态度。人们沉浸在网络朋友圈的时间越来越多,真正的社交圈子却日渐萎缩。

与此同时,现实社交的瓦解导致了冷漠忽视,人们习惯通过网络社交来呈现和弥补。打开社交网络,你能看到风趣幽默的段子手现实中沉默寡言、粉丝万千的人手机通讯录里没几个人。当日常生活中的社交无法让人满意,网络社交就开始协助人们达到内心的平衡。

据新华社 10 月 19 日报道,国务院法制办 19 日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送审稿强化了对网络食品安全的监管。

有网友表示,食品安全问题由来已久,相关部门加强网络食品交易安全监管固然重要,但能让老百姓监督、举报的权利落到实处也同样重要。也有网友表示:“希望相关部门能切实负好监管之责,抓好食品安全,因为这不仅事关人民健康同时事关政府的公信力以及社会信任的问题。”专业人士表示,当务之急是加快构建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让食品安全在各个环节都能得到有效保障。

(冷秋编辑 视觉中国供图)

2 为“食品安全”再亮剑

